



特別
96
4099
1



4099
卷一

報恩元岡

睡翁先生日記序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剛至大塞乎天地之間臨亂不枉蹈刃不挫是以時危而身任一世之義理世難則力撐萬古之綱常義之所在隨遇而然能有是者亦孟子之徒也自孟子而傳之朱子朱子以後無得其全者而若文文山諸君子亦得之而不失其正者歟逮至我東間或有之 睡翁宋先生生稟峻偉正大之氣造次顛沛惟義理是殉揮斥凶焰獨拜 西宮卽 先生之一節而不挫不枉獨扶已頹之倫彝當是時微 先生人紀滅矣及見

先生所自編甲丁日記益見其義之所在隨遇而然
是誠剛大不枉塞乎天地之氣也甲子之春適賊稱
亂迄于丁卯建虜猖獗備禦失策 至尊蒙塵 先
生以蔭路一微官雪涕繭足奔走東西耳目之所接
遇行路之所經歷巨細緊漫隨事畢錄是所謂甲丁
日記也是蓋紀行漫筆而形諸言語則主辱臣死之
義也見於書牘則登山蹈海之志也悲壯慷慨忠憤
决裂之氣彌薄溢發於斷爛行墨之中使不知者見
之亦爲之擊節_{手地}繁_地使知者見之則可以見 先生
之所底蘊矣苟非剛大不枉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

能如是乎尤翁之壁立千仞秉執春秋尊攘之義九
死而靡悔者豈非得之家庭有不可誣者耶是記凡
四冊藏在雲仍家秘而不出 先生之孫龜相氏懼
其久而殘缺_{分盛}裒輯甲丁所記合成一冊將以壽其傳
也以吾家舊有世好之篤走以書求序於余意甚摯
也不敢以不嫻辭謹述平素景慕之意書於卷首雖
然 先生之有是氣豈力襲而取之也孟子曰其爲
氣也配義與道有是義乃能有是氣義可以不學而
能之乎 先生丁卯寄諸胤書戒之以世亂怠學勉
之以朝聞夕死曰若能篤信不失終有成就汝父死

無憾矣時則虜勢滔天戈劔充斥人莫保朝暮而千里勸戒之言惟在於學之一字 先生之於學可謂至矣向所云剛大不枉之氣豈不誠學問中得來者耶吾黨諸子盍於斯慥慥無負 先生嘉惠之意也
崇禎紀元後三丁未後學延安金煜謹書



皇明天啓四年
本朝仁祖二年
先生時任
康陵參奉

朴僚名烜
字慶輝

金清州球
字子玉

睡翁先生日記卷之一

甲子正月初一日丙辰晴晨上丁字閣行正朝 祭是日白虹貫日自冬前累有是變而今又見於元日識者憂之

初二日丁巳晴與朴僚入城急往西小門內見姊氏則以眼疾依舊慮其永不見物深用傷懷見之不勝憂悶

初四日己未晴往大寺洞亡友子玉家訪其孤則皆不在遂投刺于內而退

初六日辛酉晴夕典籍尹繼榮以春 享典祀官

從子名時
榮號野隱

來余即就見尹甚致款而為人輕率言過情禮過
恭一見可知其非吉人也又以朴自疑及第非借
作自爲立證亦一段可笑事也
初九日甲子晴晨行 祭飲福時獻官建議着齋
服雖異於前規而事體則得矣前此所差皆武班
或蔭官也奉常熟手及陵僕多怠慢今此鄭之來
也不大聲色而自然肅敬如欲重 祀事可不擇
獻官乎○今日乃先府君諱日而余既來此榮姪
家亦有病患無事行祭遠莫之知獨坐空齋懷抱
甚惡

堂兄諱熙祚
竹窓李時櫻
字聖俞
重峯庶子完
楮字德安

初十日乙丑晴夕烈兒自京出來自此可破獨居
無聊之苦

十四日己巳晴朴僚受香而來余乃替番與烈兒
入城

十五日庚午晴出新門外則堂兄不在聖俞亦不
在歸路訪趙德安以東部叅奉陞內資主簿云盖
趙正郎翼白 上以褒先生節義故也

十六日辛未晴夕四大將諸軍官奔走道路各會
所屬莫知其所以疑懼不能寐

十七日壬申晴今日乃先妣諱日未知榮姪家無

女婿尹爛
前任秦川

事行祭耶不堪悲念○朝因秦川聞之則文晦李祐權珍鄭邦說尹安亨韓訢等六人昨夕告變云某某等謀逆中外相應復立廢主使爲政三日盡殺西人一帶然後推爲讓王極其歡樂使終天年推戴則或仁城兄弟或仁城二子中從民望立之而大妃則因爲尊奉如是定計近當舉事云云其所辭連者不可盡記其中表表者如竒自獻李時言李愔柳公亮尹守謙全有亨李适尹淑韓明璉李楹鄭忠信柳斐丁好善等也告者之言雖不可盡信大抵其計極爲凶慘聞來不勝駭憤卽日

金吾四出逮獄者已多而李适尹淑柳斐鄭忠信等四人則勿爲拿來事自勳字七上傳教云矣是日尹監役勛舉來見曰今獄所連者西邊將士多矣不無死中求生之計則方可慮也

十八日癸酉晴聞金光燻就鞫庭卽見放云光燻乃金判書尚容之孽子而爲韓希吉之婿者也潛知訢等之爲謀逆迫使之上變則事機將露六人等不得已告變而韓就庭而變其說故召光燻而面質則韓不能諱告變之功光燻爲首云

十九日甲戌晴聞金克銓三兄弟亦以逆招俱係

不勝驚懼竚望 闕下只有砲聲火光而已聞道
志之輩做出訛言以惑人聽痛矣哉彼獨何心
聖上之用寬典至於如此則足以感化凶徒而失
賊口遽加酷訊得其端緒而後治之亦非晚也
而竟不問鞫廳請訊有亨等則 答曰豈以一出
凡人所量也三睦二南亦皆以賊招累日待 命
弟累出逆口而亦不之問 上之寬仁盛德固非
獄而自 上特放克鑛克鑛乃一善尉也仁城兄
利刀

路之飛言則西兵將迫故 闕下戒嚴云與烈兒
坐而待朝

二十五日庚辰晴泰川自 闕下來言副元帥李
适與其子戩及韓明璉等斬拿來都事及中使宣
傳官而舉兵叛二十二日自寧邊發向价川云元
帥 啓昨暮入來即於 闕門外奇自獻則使之
自盡其餘弁 命斬之 闕下所斬李時言李愔
柳公亮尹守謙全有亨柳鞞等二十八人禁府前
路所斬亦十餘云又聞叛書初至宮中都下皆恟
懼不能定有是舉然後內外稍定云聞以領相爲

甥侄相弘韶
時任監察

都體察使以李時發爲副將往關西蓋領相曾有
關西人望故欲使之往鎮而耄矣何能爲也又以
鄭暉爲副而使在京察之又以李守一爲副元帥
領京砲手五百卽日發行時都元帥張晚在平壤
矣又以李曙兼爲副元帥在京治兵蓋曙時爲圻
伯故也而曾在地部既失人心又忝非據大乖物
情其能有爲乎

二十六日辛巳乍雨往姊氏家則監察詰 闕其
妻獨在爲言京中士族皆已避亂而家無奴馬奈
此病親何罔措云聞臺疏請禁士女之出門故士

洪命亨
字季通

女波奔巧生姦計期於必出雖加嚴呵不能禁也
夕聞賊兵到慈順之間又聞金尚憲李時白等七
人 命起復以時白爲挾守使往守新谷等地云
二十七日壬午晴日晚得見元帥 啓則二十四
日賊自順川向江東十餘里許結陣元帥兵六千
阻其前別將柳孝傑南以興鄭忠信等各率二千
壓其後元帥飛檄七章于賊中則适賊見之畏懼
賊將柳舜懋李慎李珣李胤緒等四人來降餘兵
潰散賊适所率僅六千故賊退還慈山上山亭云
夕步往洪正郎季通家與之相慶

韓必久
字久而

從侄時煜

二十九日甲申陰晴晨冠帶詣闕兵戈塞路氣像慘惓與各陵叅奉入香室金汝獻以傳香官在室見余喜慰受香過大庭韓久而迎慰而忙未叙阻朴甥亦以謝恩事在庭見余而言當於初四日間赴任云

二月初一日乙酉雨早起冠帶張傘冒雨上丁字閣行焚香禮煜姪亦往泰陵焚香還來畱宿前日在京所記既非得見朝報而皆出於傳聞則其或不實而自來齋所後虛實未有所聞甚鬱初三日丁亥晴朝愛奴持烈兒書而至云賊兵已

怡愉堂李德
洙字師魯

到遂安而元帥持重兵在後不為督戰故兵判請往督元帥以下而將以明日啓行泰川以軍官亦當從行而適其馬出他未還敢把吾馬而畱之見不得出來矣即送愛奴以書責尹妻以擅畱人馬之非且督烈兒之出來日晚烈兒騎吾馬來報吉音曰賊將數人中矢還退故兵判停行且泰川家馬亦及還來云

初四日戊子晴入城見師魯聞賊已到黃州而元帥啓則每以賊适易與耳當相機而取之聞督戰御使之啓亦同云御使乃崔倪也二人之

啓大槩如是則賊勢似不甚盛而日漸前進其間
之事未可知也又聞別將鄭忠信等尾擊不利官
軍少却云恐驚衆心而如是 啓之耳其實必大
敗也且聞賊适起兵後西風日緊我兵放砲必患
逆風是亦可怪京中巨室出避殆盡而師魯家獨
不動日出門之辱亦多何可犯禁而取辱乎云來
路見罪人入來問之則乃賊适之兄遜自杆城倅
被拿而來矣是日崔叅判鳴吉以督戰使出去崔
乃元帥之婿也以甥而可以制舅乎物論疑之是
日兵判會都民於訓練院習陣見者以爲迂濶云

夕還 齋所煜姪亦來宿

初五日己丑晴煜姪早起入京蓋欲見聞賊報也
晚因道傳聞賊到鳳山夕聞賊到瑞興云未的其
真訛苦待煜姪之還而竟日不來夜不能寐

初六日庚寅晴朝煜姪自京還云賊已到平山將
渡猪灘而元帥 啓以賊勢甚盛臣且病不能察
職云此後狀啓亦阻絕不來人心恟懼事無可爲
者余聞此言不勝憤惋奮臂抵掌欲歿主辱而越
職自薦不可爲也世莫我知誰能用我聞 上欲
城守計云若 君父有急則當挺身赴難以效一

死而徒懷此心其誰知之遂抵書於師魯暫叙所懷而去奴值師魯不在畱書而還得尹妻書始知秦川於昨政除授都都雖曰此時官爵猶爲可賀初七日辛卯晴辰時自 秦陵傳禮曹關則云備邊司入 啓內各 陵守護軍入番外下番叅奉無遺領來各持斧子劈破營建都監材木作炬燭以備守城時所用云云前此慮有如此事預抄陵丁年少力健者三十餘名而使之在家待令故卽發傳令使之急急來會一邊馳書告于朴僚使於明早來會于東關王廟初更許又有禮曹關云

從子時赫
任砥平

兵曹入 啓內各 陵叅奉率 陵丁守城次入來聽分付事云云則此實適我所願欣得死所而所難處者烈兒也卽定軍人一名將以明曉率往砥平

初八日壬辰晴曉領軍到關王廟而待朴朴來曰老親在長湍家屬在江頭而時未有處置我雖下番難於入現云余卽牒報于該曹曰下番叅奉則以覲親事已爲下鄉不得已入番叅奉領軍進來爲有置分付事行下爲只爲禮曹以爲入番叅奉則不可離 齋所急速還出軍丁付兵曹云云遂

泰川時
任都事

使事知書員領軍入送因朴僚聞 慈殿 中殿
元子則欲以今日渡江已設分司而以非吉日姑
停將以明曉發行 大殿則待臨津利鈍以爲去
畱計云又曰今日來時到南門外則有馬兵二十
餘騎各持兵器自稱適兵敢來投降云而氣色甚
倔強云嗚呼賊兵敢入白晝抵京而所經諸陣不
能察機以致其自恣時事可知聞則寒心朴出俗
中果子數箇侑以療飢曰食此難再蓋其果子乃
春 享所餘故云遂相別而各散心事茫然余則
入城見尹妻其家無可往矣都事且入直不得出

李貳相延
平府院君

罔知所措姑向王十里朴玄風家云因饋以點心
而不能下咽遂與之訣父子之情爲如何哉相向
痛哭各道善保而別時江原之兵在盤松忠清之
兵在南門外江都之兵在東門外城上則百步許
列植一旗以爲守禦具而都民玩弄少無守戰之
意云可痛可痛前此領相與李貳相坐鐘樓街路
募兵十餘日無一人肯從者云人心旣如此 上
雖欲背城得乎聞領相慮師露宿請造假家於城
堞上云爲軍卒慮則至矣二萬六千餘堞用何力
覆蓋設令有力可造而賊若放火則反爲害何益

之有物論笑之又聞道路之言則松都失守賊兵已迫臨津云則人心向背已可想於辭色不勝憤慨尤可駭者暮出東門外行十餘里間見喪服者着平梁子騎駿馬率丁壯五六名各持兵器飛揚向京者絡繹意必亂家子弟與賊相應者也國家當初若盡用其律此類無遺而聖度包荒反貽此禍干戚之舞豈可解平城之圍乎可歎可歎又聞朝家於初五日斬賊适妻及李遯頭送懸於松都街路戩見其母頭墜馬而哭适賊則不動而反欲行刑其子云痛矣哉其人之忍也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李邃則當初叛書至卽亡命而走得達於适處同惡相濟云尤可憤痛昏到陵焜姪又來同宿烈兒今早徒步向砥砥去此幾五息云則何以能行耶不可忘不可忘

初九日癸巳晴未明秦陵守僕來曰大駕已出賊兵將入京矣焜姪卽起去余則以爲妄傳而已昨日陵丁領去書員亦出來曰昨日初昏量李貳相貴自臨津馳來啓曰賊兵已渡云故二更許兩殿及大駕一時播越將向湖南云且曰亂民焚闕爭貨相殺云聞之精爽飛越哭望京

城煙焰漲天遂仰天慟曰君父已遠賊兵將迫事已至此生亦何爲寧欲自決以白已志忽復自解曰溝瀆之諒古人所譏自取徒死無乃傷勇乎馬蹇糧乏雖未卽隨駕往砥得資庶可以追及矣乃策蹇徒步從我者其唯一兒奴也庫直金貴年以米豆若干升資之且使其子指示去路且行且泣載顛載倒晚出禿音歧路而遇江原方伯之行則方伯令公下車執手余失聲痛哭曰聖明在上羣賢滿朝而國事竟至於此是何故歟令公亦揮涕而言曰主上雖暫爲奉天之幸豈

國家遽亡於此賊之手乎恢復之期必不遠矣因問余所之答以砥砥仍赴行在則曰善哉善哉勉之勉之遂與之別上馬而去余亦尾而行見一官員馳馬來曰余卽李戩妻父拿來都事也其人病不運身故發軍擔持而來今聞大駕播遷則軍人委之而散不可棄去不可移去惟望令公善爲處置方伯曰非我道界吾何以處須見楊廣倅逢授而後復命於行朝可矣其人懷悶而去余誤向加平路幾至半息而疑其左問諸行人則曰欲向砥平則來此誤矣遂退十餘里始得斗尾路

而足已生繭雀跳而行到龍津有一守令喚船而
至遂得同舟而濟幸矣但其人甚有酒氣是日即
去邠之初日也 君父何在臣子敢爾耶視向者
下馬垂泣之方伯相去遠矣

初十日甲午晴雞鳴而發路險晨黑高低莫辨顛
仆之狀不可形言險路將盡日且向明而足酸神
疲不能運步不得已上馬而馬且飢困窮日力而
艱達于砥則烈兒先迎倅亦在衙顧私則幸矣稍
自慰解倅告余曰守土之臣不可離所而此邑不
幸近京賊若據有畿內則必有號令之事與其坐

而受辱寧伏棄官之罪將欲奔問 行朝則衙屬
不可畱故固已治任矣余曰先送衙屬則當矣汝
則不可輕去姑待 朝家命令可也如是講定夜
已深矣

十一日乙未晴余則先欲早發而倅請與其衙屬
偕行義雖急於 勤王勢亦牽於行裝不可決意
獨行且想 車駕必住公山則由清向公亦非枉
道故遂許之而促其發焉李君憐氏自村入來乃
倅之同壻也與余亦有面分相與叙話而又有李
正郎晉英來即憐之侄也余少時同門友而且有

不與翁先生日記卷一
戚分者也聞與其父判決事公及其子注書燧皆
不 扈從而來在私室云則殊無三世食祿之義
見之未安然慘然以 大駕渡江時蒼黃之狀爲
余言之且臨別含淚而去乃知一端良心人固有
之也俄有李博士晉哲來卽燧之子也蓋曾以假
注書見罷在京亦避亂下來而無馬代步由水路
賃舟而至矣先拜厥父次拜於倅而後揖余而坐
容色帶憂淚目有痕則可見其念在 君父者也
其父乃曰失 王之處汝尚何歸余奇其言之適
符曰善哉子之言也宜有此寧馨矣共哂然一笑

又有趙叅奉震生來余未嘗識其面而其爲長者
一見可知也與之語果知君臣之義者也日已向
夕未卽發程悶極奈何聞賊以昨日辰時入據京
城憤氣勃勃怒髮欲豎

十二日丙申朝雪晚晴早食後發程午到驪江待
船坐沙渚望見清心樓傍有新造家甚嵬傑問之
則乃賊适之家而嘗多變怪云天將厚其罪而降
之殃耶又見官家吹螺村民全集蓋其牧伯慮官
穀之爲賊所資傾儲分給百姓故也而百姓不喜
受穀恐失其倅曰穀可無也此倅不可失也倅卽

左相之子尹履之也少時與余同門而亂後不得見者于今三十餘年不意其人爲政至此也渡江見避亂士族多集于亭與尹郎惟晉偕入欲聞行在消息則亦無所聞矣其中有一二長者多歸咎於張晚之以賊遺君而議論頗嚴遂秣馬于江村朝尹郎歷見李晉哲父子而來傳其所聞云賊适入城已有推戴則士大夫及都民之出在畿甸者多欲歸附云嗚呼民之無識固不足責彼所謂士大夫者亦何心哉适不自取而推尊宗姓則謂國家不亡矣其意必以是爲幸耶吾未知欲

置吾君於何地而敢有是心耶以此觀之彼不隨駕者流未必皆勢難厥心固在於觀望尤可憤也夕投宿大渠乙民家烈兒獻夢曰斬賊魁殲其類大駕還都設謁聖科兒亦入場觀光云尹曰吾亦連三夜得吉夢云余曰天庶幾悔禍是夢也其必有應乎

十三日丁酉晴早發行一息許入一村舍則左有疫疾右有染病云而日已晚矣不得已朝飯後發程有人自京來云适賊敗於盤松率餘兵遁走渡松坡昆云雖未知其言之信然而猶不勝私心之

喜賀自此道路所傳大槩相同則必不妄矣烈兒
夢果驗矣大抵夢幻有時妙應亦可異也余於十
年前夢入京師干戈滿城幾成董免尋得家屬則
只有烈兒一人在傍而已覺來神驚中心惡之豈
意今者竟有此徵可知人事自有前定而不可逃
也午過一村閭見居人奔走田者輟耕問其故則
曰聞賊敗卒到某地而劫掠居民云吾行亦驅馬
急越忠州大路夕投宿每安村有一狂奴與主舍
人語而誇張其主曰吾夫人上典行次則今到于
此吾令監則向往新上監云云余憤其謬妄問誰

家奴則乃曰金監司某宅舍音奴也甚矣愚奴之
累其主也如是夫聞慶尚兵使領軍到忠州地久
留不進今始發向安城云安有帥臣見 君父有
急而敢擁兵逗留耶痛哉痛哉

十四日戊戌晴賊兵之敗則幸而聞知而未知
行殿駐在何處鬱悒難堪朝飯後令一行秣馬于
清州州內余則欲聞 行朝消息馳入汝澄家則
汝澄以倡義事往在州內李別監德流柳郎俊立
聞余至持酒來慰其情可謝而 君父蒙塵何忍
飲酒辭以疾而拒之二人勸之亦固小飲半杯而

止點心後到武學堂則蔡善餘以義兵都廳張黃
旗帶長劍又以才子趙汝彬輩四人為從事官置
諸左右余問 行在消息則曰 大駕住天安一
日昨向公山云退與汝澄暫叙仍聞李韓之頭已
至 行在云遂與汝澄別而期會於公山夜到馬
巖月已午矣

十七日辛丑晴夕到文義宅則俊姪赴庭試未還
聞昨日庭試洪澤遠霄為魁金士逸槃次之自不
勝松茂之悅又聞奇益獻李守白等持其將适等
六頭而遠頭亦在其中仍奏凱獻馘後 上責奇

洪澤遠
號花浦

李之罪而貸其死云又聞 大駕定以明日還向
京都云則勢難及矣明將徑出全義路為計遂與
溫陽兄同宿進士傳其所聞曰 去邠之初夜過
水原 慈殿患眩願暫休息遂置輦于路左仍索
醬水 上亦下馬侍立遍索軍中有一卒適裹乾
醬一塊乃和水而進然後曰吾氣似蘇可以去矣
遂行云余聞此言不覺流涕又曰 上入水原府
以軍律將刑湖南節度節度即李景稷也景稷嘗
使於日本者諸宰 啓曰方議借兵則此人不可
殺也 上遂止云嗚呼斯言也只出於救稷之權

辭猶駭人聽若或實有是議則其可謂國有人乎
寧以國斃也借兵所不忍言也而廟議如此豈不
爲寒心哉今之恢復實天幸歟聞聖俞自 行在
再昨過此向京云經亂後始得故人消息頗慰
十九日癸卯風乘月而發到加乙灘水邊則東方
始明道遇宋浚吉自全義來聞 大駕已發而文
義兄主已扈向稷山云追到天安則 大駕已又
向稷矣暴風終日不止賤臣行邁猶不堪其苦况
我 三殿不瑕有傷搖搖 儀仗不可以風則勢
固當停止而必冒風而行者豈不念民弊而然哉

聖心之愛民可以想矣

二十日甲辰晴陰風雪晚發過南院則左右數百
家煨燼無餘所見極慘聞 上命復數年而地部
防 啓云嗚呼 聖上適臨目覩其慘景而以不
忍人之心欲行不忍人之政則復此編戶有何大
損而敢遏 恩命耶 大駕所駐不能慰悅惜哉
未及稷五里望見火城煌煌可想 大駕已動矣
遂入愁歇酒幕將爲朝飯有一士人追到乃李君
時聃也亦隨 駕云而衣白食素蓋其起復故也
又發幾盡素沙坪則 大駕已向振威

大輦翁先生自序卷一
二十一日乙巳風雞鳴而發聞昨日 大駕纔入
振威而雪作待晴而向水原云幸矣幸矣若中道
遇之則奈何乎哉朝飯于菁好而更思之雖向水
原已無及矣不如直往良才遂由直路日已向午
而雪猶未盡消則昨雪之多今可想矣

二十二日丙午風雞初鳴發行而馬甚困纔越穿
川而日已明將到良才則先驅已過望見 御仗
下馬步行至橋項佇瞻 威儀悲喜兩至難以爲
懷促飯隨後到漢江邊則 儀仗方踰伐兒峙矣
忽見金士逸坐沙中進前致賀先生亦在矣遂趨

沙溪先生

拜謁閔孝允後審亦侍坐見余喜慰欲渡浮橋則
行人爭先先生危之退而將待歇適帥府從事朴
疋自水原鄉所行刑後入來而見先生在下馬而
立仍藉其威隨後得渡蓋聞水原鄉所 大駕去
邠初走避不爲支供者云 大駕先入 廟方行
祀事云故欲隨百官之後卽具戎服夕 大駕向
新闕與砥平及慶輝出路傍觀光百官形色皆非
昔日而獨 龍顏渥潤眸容如神其動搖之勞憂
思之念必倍於臣僚而儼然 玉體少不銷減也
如此則天縱之性氣超越乎凡人不管萬萬也年

前熒惑入南斗歲後累有日光動搖之變而竟致
離宮之厄若值數至雖聖人不能免如堯湯之遇
水旱耶不然何么麼小賊至使神器流離也可怪
二十五日己酉晴聞金克銓兄弟俱伏誅而一善
尉則特命宥之云又聞臺諫請治沈器遠申景
禛等擅殺興安之罪故二人繫獄云然興安與賊
相應既爲其所推戴則人皆得而誅之况器遠景
禛一爲元帥一爲大將豈避擅殺之嫌使賊魁一
日容於覆載之間乎若畱待朝廷處置則自
上必不忍加誅而以致多日騷擾矣是舉也豈不

爲善處事乎臺諫之所以請罪者亦有意焉則可
謂兩善矣又聞臺諫請罷慶尚方伯而得允云
方伯疑權搢之有異心而擅斬之故也搢之異心
不無其理則搢固不足惜而擅斬之漸必啓後日
難防之弊臺諫之意其亦在是歟

三月初七日辛酉晴聞尹繼榮斃於杖下盖以迨
族欲免禍誣以執興安爲已功事覺就鞫云余曾
見其人以爲不吉吾言果驗矣

十三日丁卯晴入城見師魯移任正言矣叙話未
穩有客通刺乃俞吏部伯曾也聞以臺評李安訥

黃致敬朴來章李德光拿囚蓋李黃俱以觀望之
計發諸言語之間朴則适賊入城之日自江頭抵
京云則言語之失猶可彌縫失身之迹難以揜覆
如其不妄豈能逃罪德光不知何許人也又聞臺
諫請削竒益獻資請殺李先哲李守伯等則實爲
公論而久未蒙 允云又聞 扈從諸臣特 命
加資則續狗之譏無異曩日故臺諫論執不已云
出新門外則堂兄獨在請致聖俞同宿聞趙完堤
亦拜 齋郎可賀是日得砥平書知烈兒來在其
邑可慰

二十四日戊寅雨聞前日毛都督所送中所謂褻
慢之玩者乃以象牙作男女媾歡之狀云華夏之
人非夷狄比必不爲浪作淫巧以貽外人之笑則
其中必有深意而無人究其所以可歎且聞近日
非常之變累至而不一云未知仁愛之譴使聖益
聖耶明畏之警有應人事耶何垂戾之氣累見於
清明之世耶

二十七日辛巳陰雨得見分撥則云云又有日本
通信使落 點上使則鄭豈副使姜弘重書狀金
南重也嗚呼壬辰之辱尚忍言哉至取長陵之土

大略家分全目詩卷一
敢污喬山之木則百代不忘之怨萬世必報之讎
而當時喪敗之餘兵殘力弱遂有羈縻之計至于
今日不幸遭變則島夷之請亦莫能絕之而又
此不得已之舉豈不爲清明之耻乎可謂長太息
流涕痛哭處也且聞權帖爲辨誣副使高博川爲
書狀云上使則必前者李德潤因爲之也此三人
皆一時之望可以辨許多之誣而至於通倭則恐
無以爲辭也既有通倭之名則中朝豈知其出
於不得已也哉且國之向日見辱亦以降倭蓋
适賊之叛所恃而橫行者惟降倭數三百而已也

國之於倭絕之可也而勢有所難奈何奈何

四月初一日甲申晴經歷家送人馬請入蓋以秦
川時解由未出事碍於祿俸故將送奴催促而欲
受抵倅書也余卽修簡倅乃三山崔君大胤也雖
武班曾知可人曩者亦不失節於适賊則甚可貴
也往見師魯趙平康涑氏以差使員來在聞其居
官清淨簡苦見之甚重

初三日丙戌晚晴朝金天錫冒雨來見天錫乃亡
友子玉之子也見之悲喜兩至

初四日丁亥陰晴雨聞黃致敬李安訥遠謫北邊

李則與余有厚分未及奉別可恨或以附賊之人
得脫恢張之綱而獨此二人只以言語之失至被
重譴故物論冤之

二十五日戊申晴朝得見朝報則兩司皆避嫌蓋
以昨日 筵中延平語侵臺諫故也延平又進劄
劄玉堂長官主張全恩之論以爲日後執言之地
副學乃鄭經世也亦劄自陳 上雖優容兩解之
勢難調停則必不相容而惹起禍端 朝家之不
幸孰甚焉

二十九日壬子晴往拜沙溪先生蓋先生以今日

士剛慎齋先
生字

旅軒名顯光

歸鄉名公巨卿滿座矣遂冒入奉別退與士剛士
逸話于外樓而名官亦集乃辭歸追聞沙翁出宿
江頭送者車數百兩行路咨嗟曰賢哉大夫然大
老去 國豈非民之不幸也耶張旅軒之浩然亦
在月初可歎

三十日癸丑晴昨日諫院請 上親祭太一以祈
雨則 答曰爾等不言余過失以爲側身修德之
實欲余行文具末務是可以致雨乎 聖上反已
之言可比湯之六責而感應之天何古今有異耶
有君無臣之致耶惟一延平盡忠於 國而言多

不中徒惹衆怨可勝歎哉

五月初八日辛酉自昨初昏大雨如注達夜不止
明日乃社稷祈雨 親祭也 聖上之誠心有所
感之致歎可喜可喜待晴而發夕抵砥平烈兒歡
迎倅姪亦在倅爲烈備笠巾以待吾明日乃冠帶
日也

初九日壬戌晴倅爲設晝物點心後行冠禮爲人
甚端正

七月初一日癸丑朝乍雨晚晴今日 仁廟忌也
使進素饌則草具甚惡送愛奴入城兼傳封果於

趙廷虎南
溪字仁甫

堂兄家及聖俞處又以一封屬聖俞使傳趙仁甫
家爲其有老親故也

初五日丁巳晴陰雨德明持砥平書及烈兒書來
報無恙可喜然烈兒書中多有思親之意可憐又
有四韻一首都據客中愁懷見之能不戀念

初九日辛酉乍雨得聖俞書則昨到延平宅畱宿
而欲探吾行矣卽欲往見而難於大家求見答以
歸路枉臨請之則又再送人兼以金別座慶餘言
請與相見遂往則聖俞出接唁其見罷聖俞邀余
入見延平余再三辭之則曰來此不見戚長可乎

松崖金先
生名慶餘

遂入內通名則卽令女奴引入余趨拜于前令公
爲叙戚分且道伯氏相愛之情金別座自外而來
見三家內外制度甚壯蓋本村自興家而公以功
受賜者也遂與聖俞約會于門外歷見李長吉
而訪李弘淵則陪其慈親往平康又見全叅議令
公傳全澈書則令公以患腫受針纔旣而迎送余
皆下庭未安未安出新門外則堂兄在而聖俞果
來已歸家云余卽送人馬邀之果至與余同宿
八月初三日乙酉陰晴尹妻伴書告永同嫂氏之
訃痛哭痛哭家姪輩累月侍病之餘竟遭大故何

以保性命耶可慮家計板蕩亦何以治喪耶嫂氏
之歸于吾家于今三十八年非但婦德可欽情誼
相親無異同氣而遽至永隔則痛怛之懷爲如何
係官遠在奔哭亦不得自由尤可歎

初五日丁亥大雨達夜雷電迭作心神竦然不能
安寢衣服冠而坐以待朝日則廣野如海禾穀盡
沒慘哉吾民何以資生數日前自上答延平號
牌劄有年亦不豐之念而今又加以水災如此則
聖上之憂勤爲如何哉

九月初四日乙卯雨昨日辰時 中殿解產大臣

沈東龜
李時敏
字子修

及禮曹議請權停 陵幸而自 上慮民衆之已
集遂決意定行則三嚴五更一點云雞初鳴向
穆陵烈兒亦以觀光事從行余與沈李兩齋郎出
待洞口平明 大駕過吾輩三人以黑冠帶鞠躬
道傍訖回到 泰陵朝飯後使烈兒還吾則仍留
蓋於 還宮亦爲祇送故也李叅奉往晝點所蓋
其四寸水原府使李時白令公以兼防禦使領軍
來結陣也醉而不來獨與沈祇送後沈向京吾還
齋所夕飯纔旣雷雨大作 儀仗必在途沾濕非
但顛倒之可嘆非時雷雨適作 行幸之日尤可

駭愕

初十日辛酉大雨至晚不止遂冒雨還齋李以新
印碑文出示之乃延城府院君文康公神道碑銘
也月沙所製而東陽尉書之篆則金判書尚容所
書人間一奇寶也

十三日甲子雨晴與聖俞往話李文伯家仍往訪
士逸則士剛亦來寓蓋以增廣東堂會試上來也
問先生出處則答曰旣拜以叅議又加以乘駟之
命勢不得不起工曹下人今將下去云

時遠

二十一日壬申晴早食後向京路逢姜君連聞聖

李蔡字文伯

俞登第喜賀萬萬

十月初十日辛卯晴聞沙溪先生上來有日即與聖俞偕往拜先生與數三儒生及朝士二人相對諸客皆去後先生出大禮注議講是非辭退抵紆廬洞欲賀李弘淵之中司馬而不在

十九日庚子晴曉祇迎 大駕于橋外 上入廟行祀事訖 御明倫堂出題書掛板上後還出下輦臺觀射展板上題則擬唐監察御史魏靖請詳覈大獄以伸救枉濫表時限未正吾則自度不及呈而不製烈兒成篇使金滾寫而早呈觀者稱譽

李德泗
字應魯

十二月初六日丙子晴李應魯訪余而至其意在求婚也稍示許意則喜而歸

乙丑正月初六日乙卯晴朝應魯抵書請定婚事

二月初二日辛巳晴午後出新門外見士逸待名官盡去謁沙溪先生則修書授余使抵于永同倅盖以曾出諫院完席之故囑其棄官而歸則傳之無乃嫌耶然長者所授不可辭受而藏之 列本

三月初十日戊午晴頃者月沙爺出文以為構軒文康公神道碑今始成内外子孫事當會賀約以今日為族會而昨以雨余未得入京今曉入城進

史議名明
漢號白洲

清道名碩祚
韓必遠
字遠而

延平宅見金別座慶餘而因通刺則即引入內見
之聞族會宴設行於掌樂院乃先謁月沙爺仍赴
掌樂院則吏議令公先到辦事日晚皆會北壁則
右相爲首次者月沙次者延平東壁則韓平君李
慶全韓同知孝仲朱清道與余兄弟行十餘人西
壁則吳判書允謙圻伯權盼吏議及聖俞韓遠而
李時聃輩十餘人以族下行坐南行則年少諸孫
輩若干類後行紅粉羅列音樂畢奏左右以次起
舞日夕燈燭輝煌至如饌品之侈儉不足論也真
曠世之盛舉云

十二日庚申晴陰夜夢甚煩未知吉耶凶耶似夢
非夢間即吟一句曰官祿縻身久家山入夢頻覺
來起坐誌之壁上仍歎曰身縻寸廩夢繞桑梓何
時歸去絕此惱也耶

驅疫可盡

二十九日丁丑雨昨於都監觀所謂儼禮儘兒戲
不足爲觀而弊於民則大矣當初設創之意未暇
論而民生可憐○聞李榮邦到鳳凰城請和於毛
將毛使禰裨率二千兵往觀云無故請成無乃可
憂耶慮慮李榮邦者曾是 皇朝人而投降於奴
賊爲賊將者也

鄭公暉
號守夢

四月十四日辛卯陰雨昨因李吉甫聞守夢臨終
遺表以進 上覽之尤悼惜卽 命贈議政厚
賜賻物云是誠死不忘君寵及九泉也榮莫斯榮
死若不死而但鶴髮在堂茲不能無憾也
十七日甲午晴食後入城暮還齋所則 穆陵下
人留叅奉李顯叔書蓋請摘尊兼還誌草矣頃日
顯叔來此時求見亡兄誌文忘却善賚在座而出
示之則有同宗處要路者之語彼若傳之無乃不
好乎

二十日丁酉晴曾與子修有今日入城之約蓋欲

觀光觀武才也朝子修書報有故余亦停行子修
書尾有四韻云日日談論處尋山宿約勤松桂探
幾遍水落慣曾聞目送千重樹心馳萬疊雲有懷
終未賞愁緒轉紛紛余卽和云曉起聞神鵲書來
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嘗聞梅月堂前水道
峰山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願絕塵紛

二十六日癸卯晴兒輩赴二所東堂賦題旣拜乃
毀表題范仲淹進烏昧草賦烈表而皆成篇可
喜

二十八日乙巳晴終場策問忠孝烈兒所製似佳

五月初三日庚戌晴陰午典祀至承著沈東龜也
前任 秦陵時相從者卽使人來候遂往見頗示
厚意夕後移坐大廳談話間屬余呼韻而作一絕
云喬陵暝色正沉沉日暮鶻聲亂樹深孤客枕邊
誰最苦曉來啼血月西岑

初四日辛亥朝晴暮雨食後 香至獻官工曹叅
判沈命世令公也晚往典祀廳坐語沈令贈余一
章云古廟青山裏重逢亦有緣依然還是別怨草
綠無邊

七月十一日丁巳晴使人探聖俞則往政事堂云

金士逸自三學士餞所而來亦欲請補外願得三
山盖與三學士同劄故也所謂三學士乃俞伯曾
朴炆羅萬甲也曾在玉堂劄論南以恭之不合都
憲而 上怒特命補外俞則伊川朴則咸平羅則
江東也昨日辭 朝物論惜之○金文學堉氏以
榜會事向盤松而歷入叙話良久而罷聖俞亦其
同榜也

十二日戊午晴金叅奉天錫邀余盖昨行延興
賜謚宴而今設後宴也往則座客二十餘而永安
尉爲首至夜深乃罷聞延平今日朝 講入侍極

言三學士之無罪且陳昇平之不是事十餘條而至於流涕沾襟 上怒益甚 命竄朴羅二人而延平亦先罷後推云

十七日癸亥雨得見政目則云云又出籍軍御史京畿則李景義江原則李敬輿忠清左右道權濤李景容慶尚左右道鄭百昌金時讓全羅左右道崔有海李尚伋也此皆有名望人也想必善爲之而民情則必失豐年之樂可歎此亦延平之言不得行而然也

二十六日壬申雨聞白踵翌日有虎在部洞橋項

延平軍官一人捕捉云虎入城市豈尋常之變乎

延平退坐江亭而又上疏極言籍軍之不可自

上招諸宰更議則羣議以延平言爲是遂停軍籍而定行戶牌法云延平爲國之誠雖在罷斥中而不變貴矣貴矣二學士亦賴右相劄得免遠竄而爲補外云稍慰

八月十四日庚寅晴朝愛奴還報砥平訃痛哭痛哭然以明日 祀事已入齋不得出奈何典祀刑曹佐郎邊復一獻官宋文徵臺監俞大佑贊者司正擇導主簿鄭大鵬謁者兼引儀慶禧皆致慰問

二十一 日丁酉雨夕李叅奉子修以書抵余謂適得壺酒欲與共之明日未可惠然耶雖有服非宴會也勿以為嫌云辭以遭喪未久情所不忍也二十二日戊戌晴文伯令公年前索炭而余適下鄉不得覓送厥後令公連任清顯則嫌其可以無與而迄未資之今則金校理士逸作散比屋而居以炭二石馱送兩家

二十五日辛丑晴宋浚吉來見問昨日所製殿策題則問悔字云聞憲府 啓慎天戒廣言路嚴宮禁謹婚姻數事而被 上嚴詰而辭窮云時叔

度令公方任都憲以若人而亦不能回 天則言路從此益杜可歎也已

九月十四日己未晴聞毛將似有異志欲脅我國而形迹甚為荒唐云是大可憂也 上引見大臣議遣李尚吉而欲解之云彼若其志不在小則雖百尚吉往亦奚為哉 上下備忘記責已求言甚誠實則上自朝廷下至草野而孰不欲盡言誠宗社臣民之福也

十六日辛酉晴今日亡仲氏忌日而砥平遽死而無子自此將餒而可歎庶母祭余自從仕後連不

得叅可恨然室人體余意誠以設行是則無憾

十二月十一日乙酉晴夕還判官宅鄭江陵宗溟
令公至姜司諫碩期亦至夜深乃罷去

十三日丁亥晴聞 啓運宮病患危苦已踰多日
而自 上盡誠侍藥至於祈禱等事亦無所不爲
則至誠感天庶保無事云此市朝之公言也不勝
歎服之至

丙寅正月初一日乙巳晴晨行正朝 祭

初二日丙午晴晨行 忌辰祭入城先到經歷家
自內出饋盛饌而其奈 國忌何夕後往李直長

一之家則其弟弼元同坐其家盛出歲饌而座客
皆是食祿者余何敢獨言 國忌乎遂托他故而
不食往宋判官兄主宅則浚吉侍坐矣

初七日辛亥晴使人探聖俞則避病移寓他處不
知所之聖俞忽使人問之又送馬邀之往則在近
處矣初欲勸酒而知余有忌乃命進餅矣宋國澤
澤之亦適至叙話良久而去余亦欲辭則聖俞留
之而進夕飯素饌甚潔食之安心

十八日壬戌晴至榮川宅則浚吉侍坐矣夕後伴
邀聖俞則自 闕未還云蓋 上於私親之喪用

后制銘旌以金篆書之五日而殯六日而服服爲杖期喪亦自主故大臣三司政院禮官咸爭其踰禮犯分之不可而久未得 允則不得已百官伏閣故也有儒生鄭惟勳及李延平上疏劄以助上意而鄭疏則政院還出給鄭乃崑壽之孫也云李劄以今日入棺尤爲罔極凡 啓辭以勿入之教畱政院而物論大沮莫不駭怪崔副學鳴吉亦呈辭不欲與羣議同蓋延平之意出於崔云十九日癸亥晴成服後百官奉 慰而因伏閣云矣昨日 啓辭中有言官雖爭於外而節目盡行

於內之語蓋譏 上之不有公議也初昏姜司諫

碩期自闕來言昨者領相陳劄辭極剴切今又辭職則 批答似有悔意故本院因其悔字及復陳啓而勿煩之答猶復如前云可歎可歎

二十日甲子晴昨日 答館學儒生疏辭甚落莫人君待儒之道恐不如是也諸儒以再疏事方會于西學而使人督宋進士浚吉甚緊故主兄使之往焉

三月二十一日甲子晴食後聖俞至蓋有遊山約也晚入道峰洞壑深邃泉石清潔山花紅暎不勝

閒興遂下馬坐於盤石宋善賚家畫物適至把杯
談詩題名于絕壁上善賚書也因入于書院
二十二日乙丑晴蓐食後謁廟馳向槽溪亦嘗聞
其名也將朝飯于李弘進家而至則朝已入城然
業已來矣乃吟看竹何須問主人之句遂登臺上
方塘水綠花松交映亦一好景也飯既逐登馬尋
雲入五里許果得名區鼎坐四顧皆奇巖異石也
欲飲之酒而忘未持杯遂各謀所飲聖俞則洗柳
器而飲之善賚則洗硯而飲之余則以新笠帽飲
之地雖信美不可久住遂回馬

四月二十一日癸巳晴見洪季通令公則曰今日
政換慶基云

二十三日乙未晴晨詣闕謝恩則注書沈東龜
柳景緝兵佐金知復問之同拜者刑叅鄭蘊令公
也先拜大殿中殿又移拜慈殿還拜東殿
而後出借乘經歷奴馬出見聖俞蓋將往中興洞
也往食堂兄家而待諸友會并轡西出同行者聖
俞大賚善賚池直長德海金直長慶餘李庶尹敏
樹及堂兄也午到中興洞石泉之勝有難形者沿
流而上到尹彩庵而止乘醉乘輿而歸到洪濟院

宋大賚
名錫夢

李池金先歸余與堂兄及聖俞大賚兄弟留觀裳
巖乘夕而還

二十六日戊戌雨自子夜大作曉起借聖俞冠帶
冒雨入闕蓋爲下直肅拜也都摠府下人持兩
傘出迎仍入依幕柳注書景緝先使人問之又來
見又使下人陪從之金翰林光燁韓副摠孝仲李
叅知明漢姜正碩期皆使人問金員外知復亦問
之又使下人送傘以護時同拜者亞銓張維李正
言景曾見余致款拜訖入都摠府見副摠出到兵
曹見叅知又見金員外而出草料馬牌等事夕出

宋顯祚
字明甫

門外宿聖俞家宋進士明甫來見約以明日聯枕
叙別云

二十七日己亥晴朝飯後往倉洞見洪修撰命考
點心後往館洞見閔孝胤仍謁月沙爺往大寺洞
則金天錫不在招內婢辭于室內前退見洪叅議
季通還堂兄家暫叙爲大賚懇邀而往夕後使人
邀聖俞則持寢具冒雨來

二十八日庚子陰朝與聖俞往堂兄家則季通令
公先已在座俄而明甫善賚皆持酒而至蓋爲餞
余也酒盡遂與諸親舊別而渡江別意茫然

五月初四日乙巳晴替馬夕到馬巖砥平家無恙幸也與尹進士惟晉同宿到雙樹始聞貴兒化去

初五日丙午陰晴仍上食哭而脫服盖當除於初一而在途非便故也上黑巖行祀因上沙峴陞拜

圭菴墓又拜掃先塋上下墓到德畱驛替馬初六日丁未晴馳到增若又替馬午後歷入耆士

川應魯家見烈妻為人甚英可嘉

十一日壬子晴默兒自其聘家至而以喪子之故甚為憔悴可憐

方伯閔聖

徽通判黃一皓字翼就

十九日庚申晴到任所即為 肅拜又呈到任狀

于監營仍見方伯于客舍又見通判于貳衙

二十一日壬戌晴通判欲觀 影幀遂與之入

殿仰瞻 眸容精彩若動令人自然肅敬

二十二日癸亥晴朝朴叅奉東立來見是余交代也將赴任所今始登程云

二十三日甲子陰雨往見府尹則頗示欵意勸酒甚懇

二十五日丙寅晴午後都事許稷新到任而直來于 殿肅拜後使人問之曰以 諭教書 肅拜

府尹元斗杓

事忙往大廳故不得入見云○今日乃亡兄忌日
當時之慟愈久愈深

二十七日戊辰晴亞使使人問之食後往姜生員
下處姜乃通判之表叔也克恕其名而字士推亞
使先在座昂坐而話

二十八日己巳陰往快心亭寒碧堂堂制甚工地
形亦勝實遊觀處也歸路登萬化樓樓甚宏敞夕
亞使來見因與之偕往寒碧堂坐語間姜君繼至
張燈酌酒亞使吟成若干篇皆富贍而無艱辛態
夜深就寢

二十九日庚午晴侵晨起坐拓窗遠眺微嵐籠山
寒波動影魂清神爽如在水晶宮也亞使呼酒飲
數巡而罷午後更見亞使姜亦至蓋朝亞使約遊
萬景臺故也夕飯後馳上萬景臺曠野極目遠海
入望而日已暮矣見不分明下投禪房又酌數巡
而就寢

三十日辛未晴食後又上億景臺渺渺平原一望
無際茫茫大洋半空相接凡八九邑列在眼前完
山府內雄壯無比真壯觀也午後下來至快心亭
向夕移上萬化樓亞使乘夕入余亦稍後還齋往

沃人還得家書則報以無恙而第聞烈兒生女頗
失望然無事解產可慰

六月初一日壬申晴陰雨晨入 殿行焚香禮與
陵所無異午後往見亞使俄而雨大作亞使曰此
雨甚喜不可不飲遂命進酒亞使以其兩弟所製
別章賦二首出示其一誠大手也又出自家私稿
則有絕句或四六或行文皆善製而行文尤最果
有才者也

初九日庚辰晴食後亞使來見因入 殿內仰瞻
眸容還出齋廳脫衣脫巾任意坐卧近午熱甚不

堪其苦曰避暑無如寒碧之快遂與馳往則水氣
襲堂山色映波堂名甚相稱也亞使次壁上韻曰
州南郭外名區在樓壓層巖百尺餘檻下有聲寒
瀨近枕邊無累碧雲虛短亭行旅斜陽裏平野謳
歌瑞雨初壁上詩仙皆是雅續貂聊復爲躑躅
十四日乙酉晴午後趙江陰德安至自沙溪宅相
迎討叙

十五日丙戌晴得見都事所次姜士推韻兼示及
余云世路艱關頭欲白強顏樽酒興何闌征衫日
逐南雲去幕府功名齒更酸

申公鑑時任
南原

十六日丁亥晴與趙德安偕發將向南原夕投任
實主倅卞表卿待之極厚翌日戊子到南原主兄
引接甚厚

十八日己丑晴主倅令公出坐廣寒樓邀余往則
樓役未畢而宏敞爽快爲一道最所謂真廣寒未
必逾於此也步往蓮堂堂制瀟灑竹影倒池荷香
擁鼻亦一勝槩也當夕乘醉登亭子船叩舷上下
興盡而歸

二十一日壬辰晴踰宿城峙夕投求禮縣主倅李
泰吉下廡迎坐待之若舊

二十二日癸巳陰雨行踰松峙到順天主倅顛倒
出迎喜氣溢顏

二十三日甲午晴主倅食後出喚仙亭爲之設宴
亭之爽快地之形勝實神仙之攸館非吾人之可
居

二十五日丙申晴主倅先出喚仙亭余待罷司亦
出周覽間得一壁上題咏則乃圭菴祖父及金河
西麟厚所製也使吏傳書乃此行所得之第一也
歸藏書篋不啻若拱壁之在手也趙德安自安察
訪家倅書候之可謝圭菴所製喚仙亭詩曰紅粧

安察訪邦
浚字士彥
號牛山

翠黛載樓船新政還知太守賢瀛女奏簫歌扇底
馮夷擊鼓舞衣前江魚吹浪牙檣動沙鳥驚羣錦
纜牽莫道三山迷處所喚仙亭上會神仙金河西
所次云數夕天南泛海船今來下榻愧非賢笙歌
半入雲煙外風雨全迷草樹前樂事不妨深盞倒
征衫休被美人牽江頭落日蓬瀛近擬向蘭舟喚
列仙

二十六日丁酉晴與主倅及其胤子偕發將游松
廣也午後到寺寺甚宏大為湖南最與太守同宿
三日庵

二十七日戊戌晴朝德安自安察訪家來曰安以
瘡疾不得偕來俄有安姓者納名乃安察訪之子
居順天者也

二十八日己亥晴安察訪使人來曰今亦未免不
得來見云余之所以來此者非為游觀也專為見
安而事竟乖違人事可歎

閏六月初五日乙巳陰主倅邀致德安為之設酌
而以吾却妓更使小童進酒

十一日辛亥晴主倅食後即出仙亭蓋將餞余輩
云往玉川書院謁景賢堂移訪臨清臺景賢堂則

金寒暄祠宇也臨清臺則曹梅溪謫居時遺跡也
又見八馬碑

十四日甲寅晴朝主倅使人挽留曰今日病未出
餞幸畱如何云而旣已治行入辭則倅患暑強起
出見雖不可停行未安未安踰松峴夕到求禮則
倅往完山而未還下吏接待無異倅在可見其倅
之善治及邑風之淳厚也宿別館是夜月色如練
却顧江南不勝黯然

二十四日甲子晴進見方伯則惠以陸宣公集一
件夕聞府伯與從事在寒碧堂與江陰往見

從事林洎

七月十九日己丑晴往華山書院謁廟廟享乃晦
齋及圭菴大父也仍往朴叅奉東立家蓋謝前日
委訪也

八月初六日乙巳晴朝以書通宋晦伯之來於府
伯則卽使人邀之晦伯出自府伯處傳趙仁甫之
子錫胤登第可賀

十日己酉晴朝起服茵陳丸四箇後飲蕙苡還齋
而卧良久氣稍蘇南原令公使人促曰今欲觀快
心亭從速出來余卽起馳往快心亭或坐或卧點
心後氣如常瘡其免矣幸也聞府伯向益山云蓋

延平府院君李貴令公以焚香事受由下來故監
司兵使皆馳進而以府伯爲宴饗都差使員故也
南原之行亦爲李也令公乃命進酒酒乃其衙釀
也味極和而烈互相酬酢至十五六巡月已中天
水面澄澈亦一奇景也

十一日庚戌陰晴朝服薏苳還齋方伯以所印論
語一件送來可謝同年生員李淳義氏使人請之
卽往路逢順天伴人知其到邸舍直趨叙話良久
往李家則勸酒甚懇余醉甚而韓丈與元主簿在
快心亭再三邀之故不得已往則又勸以燒酒害

尤甚焉不知其後事曉始醒則卧順天下處正所
謂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者也

十二日辛亥晴曉與師魯張燭卧話平明興陽倅
鄭任之弘任來見與余同泮久矣甚致款早飯後
順天發行任之亦歸余乃還齋使人候求禮則亦
已早發蓋以點軍事守令向礪山者多而任之以
殿典祀官不往云夕飯後往見興倅於下處則飲
之酒而勸之甚余亦固辭行五杯而止乘月而歸
十四日癸丑晴朝飯後興倅以齋服入來仍奉
祭物而入典祀廳曉巡相以獻官入齋余與張僚

延平府院君李貴令公以焚香事受由下來故監
司兵使皆馳進而以府伯爲宴饗都差使員故也
南原之行亦爲李也令公乃命進酒酒乃其衙釀
也味極和而烈互相酬酢至十五六巡月已中天
水面澄澈亦一奇景也

十一日庚戌陰晴朝服薏苡還齋方伯以所印論
語一件送來可謝同年生員李淳義氏使人請之
卽往路逢順天伴人知其到邸舍直趨叙話良久
往李家則勸酒甚懇余醉而韓丈與元主簿在
快心亭再三邀之故不得移往則又勸以燒酒害

尤甚焉不知其後事曉始醒則卧順天下處正所
謂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者也

十二日辛亥晴曉與師魯張燭卧話平明興陽倅
鄭任之弘任來見與余同泮久矣甚致款早飯後
順天發行任之亦歸余乃還齋使人候求禮則亦
已早發蓋以點軍事守令向礪山者多而任之以
殿典祀官不往云夕飯後往見興倅於下處則飲
之酒而勸之甚余亦固辭行五杯而止乘月而歸
十四日癸丑晴朝飯後興倅以齋服入來仍奉
祭物而入典祀廳曉巡相以獻官入齋余與張僚

進見良久坐語退與諸執事對話夕典祀請與余同宿張燈夜話供以酒果行數杯而止

十五日甲寅晴晨行 祀事後巡相以望 闕禮

即向客舍與陽任實葵樹皆從之行禮後任葵皆還吾齋而興則不復來蓋其大夫人行自扶餘昨到邸舍而以入齋不得出迎故 祭後即出無意再來也以退果分呈于下處

九月三十日己亥大雨順天初欲上京而余以咸悅科場之必不能無言止之則即止蓋信余深也十月二十二日辛酉陰往見亞使忽聞金吾卒到

葵樹承權靈
字時望遂菴
先生曾祖

府將拿都事云即馳往則已出私下處致唁而問之故蓋以監試試官循私之訛言傳播諫院風聞而 啓請削去仕版則自 上命拿推也府尹及閔聖復皆來唁閔乃巡相之弟也使下人沽酒而飲之以慰其心而多歸答於順天蓋順天以叅試官相抵牾至於徑先起出故為言者藉口也十一月初九日戊寅晴葵樹丞近患唇腫久矣而余以馬出不得往見夕食後往見則浮氣甚重見之可慮而自家則不以為憂午元主簿斗樞來見云自 上特放仁城蓋為 靜頰病重故也而未及

歸已逝云

十四日癸未陰陪吏金應來告曰葵樹逝矣馳往則已至不救厥胤斷指而氣絕仆于地矣不勝驚慘方襲時次胤奔哭內行繼至情事慘切所見惻怛卒襲後與府伯及半刺與姜士推元主簿入哭而罷還始食朝飯日已夕矣

十五日甲申雨昨以木二疋賻喪早朝將赴喪所府尹使人邀曰將爲小斂須速來指而先此歷訪如何云遂直到上衙則饋以和燒酒蕙苡粥蓋爲臨衣而慮其傷故也食後余先往監小斂畢出府

尹下處坐語間半刺以問安事亦到余與府尹往謁巡相先退待府尹出隨往上衙分食朝飯蓋府尹以今日雨意謂無公事欲與偷閒做一場話而民不避雨來訴滿庭雖欲閒話胡得焉遂與元主簿終日談論而竊覲府尹之游刃剖決如流少無失政非精神氣力超尋常萬萬者不能也朝見方伯所處決之事則亦極精敏剛方朝廷於湖南一道方伯府尹俱得其人焉若於他道他邑皆得如此等人而委任焉則國家安得不治民生安得不寧余於今日有所感焉而識之以爲後日之驗

歸已逝云

十四日癸未陰陪吏金應來告曰葵樹逝矣馳往則已至不救厥胤斷指而氣絕仆于地矣不勝驚慘方襲時次胤奔哭內行繼至情事慘切所見惻怛卒襲後與府伯及半刺與姜士推元主簿入哭而罷還始食朝飯日已夕矣

十五日甲申雨昨以木二疋賻喪早朝將赴喪所府尹使人邀曰將爲小斂須速來指而先此歷訪如何云遂直到上衙則饋以和燒酒蕙苡粥蓋爲治喪而慮其傷故也食後余先往監小斂畢出府

尹下處坐語間半刺以問安事亦到余與府尹往謁巡相先退待府尹出隨往上衙分食朝飯蓋府尹以今日雨意謂無公事欲與偷閒做一場話而民不避雨來訴滿庭雖欲閒話胡得焉遂與元主簿終日談論而竊覲府尹之游刃剖決如流少無失政非精神氣力超尋常萬萬者不能也朝見方伯所處決之事則亦極精敏剛方朝廷於湖南一道方伯府尹俱得其人焉若於他道他邑皆得如此等人而委任焉則國家安得不治民生安得不寧余於今日有所感焉而識之以爲後日之驗

洪僚名時泰

十七日丙戌晴朝翼就自喪所使人告曰將入棺
速臨如何云遂馳往通判下處卽謀食薏苡粥府
伯亦臨喪傍下處請余及通判通判先入余與洪
僚隨後姜士推亦繼至相議喪事巡相又以一衣
送來資欵且使府尹判官通簡于列邑俾伸匍匐
之義其書辭乃巡相自製也府尹更爲加點使能
寫六七吏一時書填卽爲分送巡相之爲權致情
可以感人豈不爲敦風化俗之先也貴矣貴矣
十二月初四日壬寅晴午往見都事則禮貌之爲
人端妙措語英敏可謂人才也歸路歷入貳衙則

都事安獻徵

半刺出其所製用拙堂記若詩及十二景四六如
千篇示余而請醫病處觀其文甚善也

初六日甲辰晴朝府尹及亞使皆使人問之食後
亞使製送五言四韻而求和其詩曰塞北風霜裏
湖南瘴癘邊黑龍江接海朱雀路連天拙宦歸無
日親朋散似煙孤城添淚眼永夜不成眠

丁卯正月初一日己巳陰晴雞鳴而起與洪僚先入
與典祀上 殿陳設後出就外位

十六日甲申晴 殿僕持邢俊命告目而呈之今
初六日政以余陞 除司饗院奉事之報也

十九日丁亥晴馳往上衙則府尹往營云因往營門則門外軍人盈途府尹坐大門入見則有刻宣傳官持 有旨來奴兵數萬圍守義州一枝兵已到宣川云聞之驚慮因極 國運之不幸何至於此耶可爲痛哭然坐見府伯之處事則多有牧民御衆之才雖在急遽而少無輕撓庶可以鎮定人心爲國保障是可倚仗矣又見巡相則分割軍機調度兵食俱極其略可謂國有人哉中心自念可與謀事而適余已遷奈何

二十日戊子終日陰曠愁雲慘悽風色甚惡雨勢

亦急回首西天心神不平此時不可無戎服遂買黑三升二疋欲造天翼招致針妓女真其名者卽至而裁製可幸以月俸餘米三石大豆六斗買木九疋將爲上京行資夕往見府尹於射亭則宋公州兄弟及尹監察雲衢皆會談時事徒歎慨昨日有旨後絕無消息可怪夜深還齋耿耿不寐二十一日巳丑陰晴午謁巡相受馬牌及馬文尹監察勸止余行曰中路必有奪馬之患而徒步還下則何益之有哉巡相亦曰此言似矣姑待兵使行軍而偕行則似無此患云吾思之亦自有理

二十三日辛卯陰晴朝往見府尹坐語間亞使具軍容而至蓋向巡相所在礪山郡也又聞南原令公領兵而至使人請見即往上衙昂坐而話府尹以犒軍事將出南原先起余隨之到射亭從容叙話而罷夕聞自巡相處有所傳即往見南原則以今十三日義州失守賊兵已到定州云事急矣聞府尹與南原曉頭發向礪山遂往上衙則府尹請余同宿遂留與語令公辭意慷慨聞雞而起辭別府尹還齋修家書

二十四日壬辰晴先送奴貴玄歸家余則將直向

京城而恐道路梗塞以南原指揮謀由間途為計二十九日丁酉晴得刷馬午到清州則以義旅事州儒多會武學堂遂入見則金時望盧大海居首矣完尹所贈劔太長病於佩持盧君克濟請以短劔相換遂從之到梧竹村汝澄家欲以明日將向木川見巡相於稷山探大駕去邠與否

二月初一日戊戌雪曉將發因自京來者的聞大駕以二十六日去邠已入江都云則恐不得達且聞東宮駐公山故欲進公山而將向燕歧風雪大作奴輩身戰不能作行故遂入木瓜洞見牙

牙山朴安
健字士建

號召使沙溪
先生
左相申欽
號象村

山妹氏則朴直長安玄卽來見牙山則自李錦山
家聞余至與錦山偕來矣風雪終日不止遂不得
發約與牙山及錦山明向公山
初二日巳亥晴日氣慘悽早發與錦山及士建偕
行午到燕歧則鄉所不許給馬朴李先發余隨發
之際尹廷弘適以義兵事來而盡心周旋可謝夕
到公山先謁號召使則扶餘侍坐矣先生方食除
出而使之療飢又謁左相則東陽尉亦侍坐其他
相識不可勝記退與士建三人同宿來路遇燕歧
倅宋致中於錦江橋頭於馬上致情焉

完平李元翼

洪牧姜弘重

初三日庚子風聞 東殿將觀山城而以風大停
止云朝與錦山謁完平則陸性善崔有海以體府
從事官從之完平招從事使錄吾輩名出見贊畫
使李植令公而話號召副使宋興周令公適至尹
僉正愴氏亦以號召從事官來會問堂兄去處則
入江都云聞榮川兄主亦至云而夜深不得往訪
初四日辛丑晴早朝往號召下處則榮川果來在
而進士陪來矣相見喜極宋正字澤之亦至矣與
榮川及扶餘分飯而食聞 東殿將出號召使卽
起扈 駕因禹尚中聞洪牧以余有計慮可任事

者薦于倡義使云可笑與榮川兄主父子及澤之
隨 駕到晝點所入定川村舍則無一人在家者
遂入空舍炊飯而食又隨 駕夕到尼山縣尋號
召使下處則狹窄不可容而擇之與之偕往保寧
倅下處聞姜璫與胡差十三人直向江都而我國
不能呵禁云不勝憤惋

初五日壬寅晴往見榮川兄主於號召下處俄而
鶴駕啓行號召使從之榮川兄主則衰病之中勢
難扈從還向懷川余遂相別心懷倍惡午到恩津
晝點又隨 駕夕到礪山跟尋號召使下處而紛

擾不可止接退與澤之寓於僻處心神稍安

初六日癸卯陰雨早發未及參禮而雨大作扈從
諸臣避亂士女冒雨艱苦之狀不忍見初更後
東殿入府余到 殿門外守僕姜水家而寓焉洪
叅奉供以夕飯南原李都事惟馨兄弟來話李學
諭尚馨亦自京追到與之暫叙在公州時因栗峰
得聞聖俞之扈從江都而家屬則先送龍仁云稍
慰其知有去處也

初七日甲辰晴使奴訪順天所在則三倅不得可
怪徃見府尹令公而問之爲事務所困不暇接話

而猶能念余帖給若干糧資可謝無何順天忽到
相見喜極仍與偕見號召使良父叙話而罷還到
順天下處同宿

初八日乙巳晴高山倅閔孝胤聞余在師魯下處
委來見訪朝飯後與師魯孝胤辭別蓋體府許令
諸倅還官故也到南原下處則申衛率翊亮兄弟
侍側矣分朝扈從者多雖時任亦不得給料使
之自備如我窮生何以繼糧雖或有賴於親舊而
勢難長久可悶李昌平昇令公適寓同舍

初九日丙午晴朝鎮安倅李正身來見食後與澤

之往會撫軍司入拜體府後付名於從事廳而出
相識者不可盡記而其中前槐山李厚根十五年
前眼目可慰往號召下處則先生出見數度書簡
乃行朝諸友抵先生書也而辭論慘惓不覺痛
哭其中尤可憤惋者賊臣姜弘立爲賊黨五道都
元帥揭榜西都召募軍民課兵勸農云自古賊臣
何代無之而引虜兵反噬父母之邦未有如此者
也苟循劉豫故事則吾寧蹈東海而歿耳不願聞
敗倫之事也且姜濤之帶胡差來也朝廷何不
責以大義斬濤及胡差四人頭以送虜庭曰君臣

義重有以國斃 天朝不可絕也韓潤以逆賊餘孽敢讎本國天地間一罪人也大國誠欲與和執送韓潤然後和事可成云云耶如此則兵不血刃賊必自退而徒以講和二字爲幸宜賊勢之鴟張也痛哭痛哭夕聞賊兵前鋒已到蔥秀山城云國事罔極罔極

初十日丁未晴聞扈從諸臣給以散料米二斗租二斗以爲一番口食云故使奴受來往見府尹則爲言時事辭氣慨然余亦感泣俄而令公承召而久挽余畱待與元主簿斗樞柳察訪楫仍坐說

話暗淚盈眶府尹至暮罷出言引對時答問事曰虜賊大軍到瑞興松都聞風自潰云勢若移蹕將何歸都體察李元翼對曰惟 邸下自裁焉東殿教曰余年少且不知道里願相公度之元翼竟不決計欲免他日之歸咎大臣之道果如是乎痛哭僉議以爲西南咽喉莫如晉州遂定爲歸之策兵曹叅判李命俊達曰 大朝在江都 邸下若去此則不但彼此號令之不通抑恐漕運自此阻絕也若賊兵迫近勢不得已移住須使體府畱此以爲殿後而兼委通 兩朝之樞機焉元翼曰

老臣耄矣無能爲且不忍離 邸下而在此云云
少無忘身殉國之志惟懷畏憚退縮之計是誠何
心哉左相亦無決定之策云將焉用哉
十一日戊申晴號召使將向恩礪之間 啓請以
澤之爲叅謀官而帶去故今早澤之促飯告歸同
來同寓去畱異形別懷倍惡晚澤之奴還日號召
使行今日不發云南原李士穎與其甥房進士元
亮來見李乃余外六寸也房則余同年也趙別座
希孟來見聞全州諸儒上疏請勿去此 答以當
與撫軍司議處云晚 東殿出御大門招集父老

軍民親自慰諭人情稍悅云往謁沙溪先生從容
奉話移謁左相則東陽尉及其弟翊全侍坐矣仍
聞賊暫退人心稍安又有往賊陣偵探形勢者軍
官魚起洛爲名人來報左相聞其言則賊有可擊
之勢而自 大朝恐敗和議使勿輕犯云可歎可
歎有朴葵英者抵金萬戶得振書曰欲爲前王復
讎有此舉而方造船沮江須急捉送木手云云其
辭意極慘云尤可憤也曾有 反正初吾慮姜朴
之有是舉而言之聖俞聖俞至今記有吾言否因
見其軍官所傳書西路新除授守令名錄則有曹

浩者爲雲山無乃尹爛入于安州戰耶若然則其
衙屬何所依耶言念及此痛哭痛哭熹兒其能護
率其妹而出來耶邈無消息尤可悶也

十二日巳酉陰往見翼就於官廳聞虜兵以今初
九日到臨津初十日畱都大將金尚容令公率都
民向江都云 國事至此令人抑塞府尹在紙所
招半刺翼就即起入余亦隨之聞 東殿將以明
日移向順天故即發支供先送烏原站云人心恟
懼不可鎮定識者多歸咎於體相之老妄柳斐以
統禦使率牙兵將向錦江欲犒軍急撤督發民情

盜懼余即往謁號召使力陳移 蹕之不可先生
欲請對即起入俄聞 東殿出御大門親勞軍而
犒之曰 大朝在江都余雖死安敢捨此而之他
去此之計非余本意也云云則人心始乃稍定號
召副使宋興周來自羣山而亦束手無策柳別座
泰亨憤慨流涕

十三日庚戌風雨午聞摠戎使狀 啓至云奴賊
見和使姜綱多受禮單而即退還黃州云昨到忠
伯所報賊到臨津之說虛傳也

十四日辛亥陰往見府尹則號召副使宋公州及

內官襄以龍在座矣仍聞 大朝消息則姜弘立
朴蘭英兩賊與 天朝降將劉海及胡差九人到
江都請以一王子爲質云自 上引見其類而無
一人請斬者朝廷可謂有人乎可歎可歎
十五日壬子雨澤之自號召廳來言得見朝報則
李敬輿任有後尹衡止等上疏請斬姜朴及胡差
云雖未施行其言足破賊膽聞之義氣自激側聞
嶺南號召使張顯光鄭經世聚兵輸糧把截烏嶺
云 大朝分朝皆在把截之外則不過自衛之計
而撫軍司反以褒聞于 大朝欲掩公議云痛哉

痛哉吏議李聖求囑元翼而爲之 啓云護黨之
害一至於此哉

十六日癸丑雨朝同年金叅軍而振來見聞號召
使今將發向礪山與而振擇之往謁則俄而號召
使起出遂與澤之及副使宋公州別

十八日乙卯雨曉起與朴叅奉洪叅奉及其弟姪
四五人偕詣 庭試 世子出御試官及諸生肅
拜出掛書題則殷憂啓聖箴而限申時也余雖未
嘗做工程限甚寬故得以成篇而呈之聞崔海南
來自江都而夜深不得往見

之東外生日記卷一
十九日丙辰雨朝見榜目前叅奉金尚賓爲魁進士吳權及直長金元立生員柳莘老四人得中與李都事惟馨李正字尚馨往訪柳別座泰亨則并其胤楫而在矣頃因巡相聞 大朝以李繼先妾子貌妍似宗室特 命許通給料 除實職堂上封遂城君謂之 王弟而將送虜中以爲質以臺諫論之不可還罷云廟謨之苟且如此 國其可爲乎又聞右相議定接見胡差之儀註則胡差進前而揖自 上下榻舉手云此何等體貌也 國君見虜將所送之賤隸不能儼然坐視而起居則

待彼虜將用何禮加之乎

二十日丁巳雨路遇李正字尚馨問其所之則答云將訪安察訪邦俊余欲攄宿慕之懷從而見之一面如舊夕還寓所池博士受吾推送余落幅以次上上至命官前而見却也

二十一日戊午雨安察訪子信之來見從容叙話夕到安察訪下處則作飯而待遂與之聯枕辭意慷慨令人起敬

二十二日己未雨朝欲早歸則安兄固挽之饋飯晚還寓所景陽來見仍聞 大朝斬平安監司尹

暄臬示云蓋致平壤之潰而退在僻處不救安州之罪也罪則當矣余有世分聞之殘忍又聞黃兵李楹領兵九百在新溪爲賊所襲被擒云極可驚歎柳別座泰亨來見夕青巖來見金僉知璘告以還沃遂成家書

二十三日庚申雨晚與朴叅奉見趙醇叔又見府尹則李命俊在座從容談話而罷歷入官廳見半刺謝前日惠米爲府尹再邀入紙所則李侍直行進在矣見余致款久後欲還則府尹留之而分飯夕到安察訪下處則房察訪元震亦至與之同宿

二十四日辛酉雨朝奴馬來余欲還寓則安使之揮去留余終日對話夕奴馬又來則安又揮之不得已留宿房又來同宿

二十五日壬戌晴陰雨浹旬始見天日精神蘇快往安察訪下處則李正字尚馨在同宿

二十六日癸亥陰晴安兄又挽而饋朝飯加之以造果牛脯以資療飢還到寓舍金直長元立沈直長景龜李別座個及碧沙景陽葵樹皆會洪叅奉進酒數巡朴叅奉聞趙杵以行在所所除爲本殿叅奉則朴乃分朝所除遂退去情甚缺然夕

才與象先生日記卷一
到安兄下處同宿趙君暕來自號召所言先生往
西原將詣 行在云

二十七日甲子乍雨乍陰往宋清道下處得見趙
司書綱所報則毛兵埋伏於青龍山城與賊大戰
賊兵千餘騎大敗而走還者纔百餘云又聞平壤
賊中私言曰遼東有大變云必 天兵乘虛擣遼
東故也二十二日平山賊亦撤兵還向麒麟云此
若的報則誠天幸天幸仍往安兄處同宿

二十九日丙寅晴朝申衛率至蓋爲安兄之今日
發程也食後崔從事有海亦來蓋欲畱安而安決

意辭歸晚安之父子登途余不堪黯然偕至于南
門而分袂別淚盈眶還寓獨處踽踽難爲情也聞
賊分三路撤還云此正追擊之時而种師道請擊
金人於半渡之策恐又不見施於今日也

三月初一日戊辰晴聞賊兵漸退黃中之間云又
聞昌城守兵數千見賊百餘騎至一時潰遁金時
若及諸將官多被虜云可歎可歎

初二日巳巳晴食後出南門外見姜士推還入城
見府尹於紙所欲辭歸則府尹挽之飲之酒又畱
之待夕飯分饋之移見半刺則亦飲之酒至暮出

門遇應魯之自沃來相見喜甚與之還吾寓得見
家書及默烈兩兒書審保無恙慰則慰矣熹兒尚
無消息云可慮可慮

初四日辛未晴昨於半刺處得見摠戎使李曙去
月二十八日成帖 啓狀則賊兵在平山境內搶
掠無數云和之一字徒見羞辱又聞南兵使邊洽
所領兵來住關西者五百餘名一時逃散云何民
心之不固至於此極耶可歎賊臣姜弘立又與胡
差十三直向江都曰若不去 中朝年號而 國
王親莅盟則還歸 王弟直進京城云云恐喝萬

端當初約和之意果安在哉尹司諫煌斥和一
言凜如秋霜烈日足繼胡澹菴疏則庶可恢復而
奈不見容何痛惜痛惜所謂 王弟乃以宗室原
昌副令封君而送之者也朝議若不拒虜而苟循
姑息之計則吾當決去或登山或浮海以自免左
衽之辱

初五日壬申晴俄聞自江都有喜報亞使即起向
侍講院余到官廳與應魯見半刺半刺饋之酒又
分夕飯因內官裴以龍聞胡差劉海等來劫以
主上莅盟接待宰臣李廷龜斥絕以義則劉多般

游說反覆不測云可痛乘夕歷見府尹得見朝報
則平安監司金起宗狀 啓追擊零賊奪得駝馬
云又聞自平壤至安州無賊陣云孤軍深入而無
後援則可以挾攻而和議沮之奈何可歎也已又
聞西獫大舉兵乘虛攻遼賊云雖不可盡信猶爲
吉報可喜

初六日癸酉晴往見鄭應教弘溟吊其兄江陵喪
初七日甲戌晴聞今初三日自 上親莅盟與胡
差劉海等焚香誓天而右相吳允謙延平府院君
李貴昇平府院君金瑩兵曹判書李廷龜及武臣

申景禎等四人并八宰臣軟白馬黑牛血以完誓
事云 朝廷之羞辱萬古難雪痛哭痛哭使吾
君辱對虜使而不以爲耻反以和成爲幸可謂國
有人乎憤慨之極只恨吾死之不早以聞如此不
義之事也

初八日乙亥晴朝應魯向順天修寄一札於師魯
又寄一書于安士彥往謁左相東陽尉侍坐矣左
相方食日聞葢盟之後心中不平飲食不甘云聞
賊初四日退還鳳山云此雖的報一不交鋒而護
送之憤歎奈何又聞李希謩戰歿於肅川云 國

事之不幸也夫痛歎痛歎

初九日丙子晴聞夜半宣傳官自江都至 中殿
有微恙且 大駕將以近日還都故使 鶴駕亦
速回鑾將以十三日登程云

初十日丁丑陰聞奴賊以期執毛將爲名蓋托此
而不欲歸也和事有利乎且聞西關民人則賊皆
剃髮云蓋其意以其地爲已有也是果撤還之計
耶蒞盟徒爲 主辱而少無所利痛歎奈何又聞
賊徵我馬二百匹曰旣爲和好而掠取畜物似害
於義故敢求云云是果質直可信者乎可笑蓋當

高山名裕祚

初主和者謂奴賊質直可信弘立忠節可賞云云
此則崔鳴吉掉舌也聞之不勝痛惋又聞賊勒使
主上速爲還都云尤可痛也得見臨陂所去擺撥
文則摠戎使馳報內初五日未時量副元帥鄭忠
信北兵使尹璠南兵使邊洽及諸將在新溪爲賊
所襲不知死生云驚起馳到宋高山下處清道兄
亦到其家余以此報問之則清道笑曰若有此報
趙綱在講院吾當先聞於何得聞妄傳也卽走書
於趙則答以去夜今朝皆無報來矣余心怪之午
後往見府尹門外遇李侍直尚質則曰聞凶報耶

入問府尹則曰卽刻始聞其報而聞失其報本僅
得傳書者入達云蓋體府營吏先坼其報受各官
吏價物而使之傳書故外人先知而自體府至本
府皆不知聞傳聞而推之然後始納傳寫者本紙
則失之也於此亦可見事無可爲者

十一日戊寅晴聞副元帥以下諸將被圍者責以
講和則奴兵解而去云遇賊來圍何不死戰而苟
免也可歎

十二日己卯晴朝起聞 東殿將展拜于 真殿
辰時許已爲行禮

十三日庚辰晴平明俟 東殿過隨 駕扈從幾
至參禮半刺使其牙兵護余使來其所在依幕至
則府尹同坐矣半刺之強疾出站雖感 東殿之
恩命而必致重傷可慮

十四日辛巳晴大風隨 駕到恩津晝點所

十五日壬午晴大風早發到敬天 晝點所因往
謁左相而辭以明日落後

十六日癸未晴早食出錦江橋頭 鶴駕已臨遂
落後緣遷路而到孔巖秣馬夕到榮川宅

十七日甲申晴朝往吊宋通川大父喪則副率往

通川諱柁
壽號松潭

山所叅奉與承重姪受弔還至家家內皆安可喜
十八日乙酉雨有客至門乃尹郎長卿自庇仁避
亂所來將向永同故也夕熹兒家奴弟玄自弓峴
持諺書而來蓋慮熹兒迄未還欲送此奴訪問諸
處也此余夙夜悶念處而無路探訪今送奴何幸
二十四日辛卯晴聖俞之庶弟時省來見因聞賊
大陣雖渡沮江後營畱連鳳凰之間將搜九月山
云賊之渝盟極矣而我無攻戰之意可歎
二十八日乙未晴朴先達承伯自江都出來傳聖
俞書則報雲山之好在而亦不遽任云熹兒及衙

屬之得保可想深自慰幸賊兵已渡青川云則熹
兒今可出來耶竝企益切

四月初八日甲辰晴因榮姪聞賊兵窘急渡江而
走云蓋天兵復遼城而來迫義州故也云爾則
上國之賜大矣而和虜之耻到此尤極

十三日己酉晴發向三山夕到鐘谷觀妹氏金兄
及澆皆在矣榮姪與倓俱至而默兒亦來

十五日辛亥晴晚與默兒到樟谷李奉事舊亭

十七日癸丑陰朝入見默妻及新生孫女又歷見
主倅聞上還京又聞賊還前所擄男女三萬六

金兄名好
德字懿伯

千七百五十餘名云與榮姪行到元巖趙江陰家宿而叙阻

十八日甲寅晴早發到玄嶺梁應洙家朝飯到養神亭亭主金伯淵也其弟季涵持酒來勸往朴丈家朴丈來在應魯家往則烈兒迎拜馬首朴丈牽我入內烈妻抱其女而出見之

五月初六日辛未晴夕堂兄及瑩姪書自市傳來披見則有雲山往毛將鎮下爲毛兵所射中頂上頂後兩處之報不勝驚慮雖得不死其爲辛苦何如哉熹兒消息漠然無聞爲父之情當如何哉

十三日戊寅晴午後烈兒率四奴往取三嶺所置冊籠等物而來蓋避亂時所送也適遇呂吉胤自京下來仍聞進賀及冬至使出來之報是則可喜又聞天朝宦者胡良輔等四人領兵三萬而出來未知何由以此朝野恟懼云尤可慮也又聞毛兵之殺掠我民甚於奴賊可歎聞榮川兄主愆和云驚慮

十五日庚辰晴午到榮川宅終日侍坐少無減勢悶慮

十六日辛巳晴欲辭歸而主兄病勢一樣則情難

捨去又聞聖俞今明間下來云故有更留之計
十七日壬午晴往龍頭弔宋珍山喪喪者錫命獨
在受弔弔訖往見明甫饋以點心宋叔應誠及其
姪克立峻立其壻柳應洙皆來見宋叔請歸其家
往則爲置魚酒與其婿姪輩各勸一大噐仍與宋
叔偕往可莊洞見姪女尹郎長卿亦在矣欲弔朴
扶餘喪則其姪孝達云喪次無人遂不得弔往朴
叅奉弘祚家浩然亦來在朴伯俞又在座矣夕還
榮川宅則聖俞已還慰浣良深坐到月高聖俞歸
十八日癸未晴明日乃高祖諱日而行祭於清道

宅故夕後辭別主兄而越來古要音洞

十九日甲申晴晨起行祀亞獻余爲之飲福後與
主兄別過嘉禾仲泳追及傳宋進士浚吉書而欲
致卜者智同也固揣其妄誕而孝子之心無所不
爲則敢不副其所望乎到漆防訪智卜而占榮川
之病且勸其明日之往則快許矣

二十四日己丑雨宋時逸自懷來傳聞榮川訃驚
痛何極卽趣駕而發到西亭日已暮矣

二十五日庚寅雨黎明登途踰陶峙急雨大作平
地水深馬不能前遂抵喪家入哭盡哀護喪授余

以免布聖俞使人慰之曰沙溪先生來在吾家故未卽進矣俄而聖俞持粥而來勸夕將大斂聖俞陪沙溪先生再來夜深斂畢沙溪先生往聖俞次之二十六日辛卯雨朝沙溪及聖俞來過成服午後沙溪往宋副率家余亦隨之夕後到聖俞家同宿二十七日壬辰雨沙溪先生却衆人之共挽而犯漲強發蓋恐水添久阻故也聖俞使人邀余余自喪家越往同宿

二十八日癸巳雨聖俞持寢具冒雨來遂與同宿二十九日甲午雨宋孤請記誌文章余與聖俞共

議略序性行頗有人所難及處蓋賢矣哉午後聖俞先起余亦哭辭靈座出與孤別

六月十三日戊申晴午榮姪來傳凶音熹兒訃也痛哭痛哭乃見其妹五月中書則報以三月初六日歿於凶鋒而草殯云嗚呼痛哉雖以天年在家終於慈愛至情尚不堪酸苦况以非命客死於千里他鄉乎痛哭痛哭卽使義玄通訃于弔峴經年苦待之餘聞此慘酷之訃則其情事爲如何哉言念及此尤爲慘痛又使愛卜奔告于烈兒卽來會哭再使愛卜送訃于默兒及屯德鍾谷等處隣族

齊會問慰遂出而受吊仍處于外廊烈貞在側矣
是夜孤月中天兩照歿生遙憶草殯無以爲懷達
夜號痛少不洩哀

十六日辛亥晴未明金生告歸蓋欲及明日其妹
之成服也西奔之行遂以十九日發爲約而遣之
朝隣族皆會遂書紙榜曰亡子某之神位乃設奠
而服嗚呼哀哉老父而服長子纍然之狀豈不駭
人見慘哉慘哉諸弔客皆散去默兒亦歸蓋將治
行於渠家以十九日會於馬巖而仍作西行故也
是朝始食飯而不能下咽反不如粥也乃入與家

人相吊而哭其悲痛之切比余尤增不可忍見

十九日甲寅晴雨雞鳴蓐食入與家人哭別夕到
文義則前川大漲僅而得涉夜到時燮家

二十一日丙辰乍雨與默烈往弓峴見查頓而痛
哭又入哭設位處厥妻號擗之狀不忍見不忍見
二十二日丁巳雨使烈兒還向懷川弔榮川喪率
默兒而發

七月初一日乙丑晴到漢江見有二橐駝問之則
朴蘭英胡妻所率也到南關王廟則觀光者如堵
蓋蘭英胡妻一行備局使寓之其處故也亦一大

不與翁先生日記卷一
怪事也抵堂兄家李仁叔在座亦致慰俄而瑩姪
自外至相向而哭午後入西小門內見姊氏及監
察亦與之痛哭倭姪亦自其聘家來哭夕後還出
堂兄家大賚善賚皆來慰

初二日丙寅晴朝宋高山來見姊氏以木一疋送
賻監察又來見晚發夕投網橋堂兄父子迎慰
初三日丁卯晴陰堂兄以燒酒慰行遂相別到臨
津秣馬尋入棧子里院雲山所其路之險不可
形言暮而得達與女息相持痛哭問熹兒之所以
歿則自理山避亂所從偵探人往成川而與雲山

相違回到雲山路遇零賊射殪數胡而見害云其
間曲折亦未可詳尤爲痛恨與默兒宿奴家此夜
情懷益自難堪其往成川者蓋欲懇於雲山而得
率一人以圖出來尤可哀也

初四日戊辰雨初欲父子中一人入往護喪而來
而到京爲姪甥及諸親舊所力止則遂欲至此審
其形勢而資送奴馬使之行喪而來吾父子還下
去以謀葬事則彼此之行皆一日爲急而雨勢又
如此悶如之何終日雨中與子女鼎坐談衰心肝
欲腐夕自內出陳亡兒遺物見之不覺聲淚俱發

且搜其日錄則每有思親戀妻之語何不決意出
來而竟罹慘禍耶益自傷痛

初六日庚午晴與尹妻哭別秣馬成牛溪江亭日
炎甚酷而清風時至似慰行役可想賢者之遺德
初九日癸酉陰朝尹景潤委來慰之大賚又來別
朝飯於監察家臨別姊氏哭送之

十三日丁丑晴到弓峴義奴自沃卽刻來到得聞
家間消息稍自慰解入見孀婦而以亡兒遺物與
之相向痛哭彼之殘忍不堪見秣馬後卽發過先
塋日已暮矣遂直到砥平家欲見權售而要見看

山人權不在奈何自夕間狂風大作幾拔屋不是
小變近日東風連不絕損穀甚多可歎

十四日戊寅晴陰默兒先向沃盖急於覲其母也
晚金查與看山人張鳳翼偕來卽上沙峴謁先塋
後卜於青龍端葬日以八月二十一日爲擇

十五日己卯雨朝起黑巖喬木爲風所拔者多至
十三株可歎然以煮灰次使允孫看檢食後發行
宿無作家柳廣文始與聞余至來慰

十六日庚辰晴晚到家與家人相對痛哭默兒畱
待烈兒亦到吾夫妻率四子一女同坐一室益歎

五子之數欠一而厥母傷懷比余尤極可慮其難保也

十八日壬午晴陰昨夕有氣似白虹者亘天東西在南而半天者四五匝未知厥應之終何如而必非吉祥也見之心驚主倖倖書慰問可謝

八月初六日己亥晴朝聞公舉入惡奴家治飯即往見聞姜奴弘立病歿云渠則在胡中極享富貴終還故國得保首領而歸可謂有福哉於國家則初不誅降虜之罪又不誅領虜兵反噬父母邦之惡而反加保護俾之善終無所徵後人則殊失

典刑也豈不痛惋也哉○孀婦行到其家號哭不忍聞往見孀婦忍而不哭坐語未久起還時爨家夕飯則婦家所供也食不忍下咽

十五日戊申陰晴朝與烈兒會哭於亡子虛位厥妻設饌以祭之不勝悲痛率姪甥及應訥叔上黑巖山所而余與烈兒以凶服在身而無他權借之衣服不得叅祭只爲虛拜末乃辭神又上沙峴亦如右儀歷拜圭菴祖墓

十六日己酉陰晴得見方伯答書則題送役夫五十名及葬需祭需等于本州又送厚白紙二卷可

金甥名沈號
省谷

謝使權先達合持付本州早朝與訥叔及烈兒上
新壠祀后土告以闕塋域

十七日庚戌陰晴烈兒向沃蓋爲厥母陪來也金
甥與訥叔往龍頭仍往連山稟事沙溪先生蓋亦
爲亡子題主等禮也

十九日壬子晴默兒爲迎其母行往半程食後與
燮上山所暮歸室人行已至矣

二十一日甲寅晴上山監築灰役聞喪行將至直
馳往迎于松田外痛哭默兒金甥燮已先往哭榮
亦追到尹叅奉亦出見初欲直置葬所而預造殯

廳今遽冒夜而至家前則於情不忍過送且厥母
及其妻懇請其入來于家遂引入而安于廳事母
妻號哭之狀不忍見使其二弟守之余與榮姪金
甥來宿燮家此夜之懷無以爲說

二十二日乙卯晴與權售時燮改小歛召匠治棺
二十三日丙辰晴使權售往改擇葬日則以二十
七爲吉云

二十六日己未雨今日至親及親舊來奠者甚衆
渠之妻族亦然而不能盡記弓峴奴輩及此村常
人之致奠者亦多蓋亡兒生時以不驕得人心故

也且里中赴役者雖數亦不憚煩而咸稱善人之
沒未知吾兒有何德行而能感人若是耶尤不堪
悲痛

二十七日庚申晴黎明發鞞到山下棺日已高矣
用天灰三尺蔽明器祠后土仍題主金甥書也乃
返魂未平土日已黑遂下來

二十八日辛酉晴行再虞後室人發還榮姪陪行
與金生疇上山董役而莎草未畢乘昏下來

二十九日壬戌晴過三虞上山畢莎草

九月初一日甲子晴過卒哭與兩兒哭別孀婦渠

之情境為如何哉可憐可憐歷別砥平家夕到注

山宋僉知叔家始食肉饌

初九日壬申晴李都事必成自京向開寧歷入得

聞天將元崇煥勝捷奴賊壯哉壯哉天祐大明

終無秦檜之奸則岳飛之殲滅金賊必矣可企

十月初五日戊戌陰午後公舉來見仍言逆賊李

仁居起兵於橫城故官家與兵閭閻騷動云聞來

驚愕狗鼠輩雖必就擒而國家之不幸何至一

年內再度耶不可安坐即趣駕入郡則主倅張火

點軍相與歎時事

鄭鉉字公舉

主倅朴耆賢

二十日癸丑晴聞栗峰以仁居伏誅後頒 赦差
使員過去云慶幸慶幸

二十一日甲寅晴因默兒書得聞 傳教則曰尹
煌斥和旣深而仁居亦云矣仁居乃如是則今旣
如何俞伯曾煌之類也其遞郎廳云云爲尹可慮
十一月初九日壬申晴朝奴弟玄自弓峴來報孀
婦之病危驚慮曷極卜於智童則亦告以不吉尤
無以爲懷仍見公舉而取竹根蓋爲取瀝制藥也
初十日癸酉晴以竹根蕙苾雀舌等物促還弟玄
十五日戊寅晴今日日南至也而朝起見之重霧

四塞此甚不吉象也可歎夕義奴回自弓峴報以
稍緩可喜

二十日癸未晴曉發朝飯于注山宋僉知叔家仍
聞清道兄家將以明日行時祀昨已委伴於余云
夕往清道家與諸族齋宿

二十一日甲申晴曉起行祀訖主兄邀余入內飲
福夕與主兄別到榮川宅則宋孤上山所未還待
歸同宿見其居喪盡禮可敬也午在清道家時地
震甚酷座中失色

二十二日乙酉晴歷見宋孤副率兄弟坐話間奉

化倅韓久而至暫叙約會於佳遯村而別
二十三日丙戌晴午往佳遯村先弔閔喪其孤汝
耆汝老皆在矣仍到奉化家朴伯俞亦來會矣奉
化出酒飲話往宿伯俞家
二十四日丁亥乍雪還聚奉化家爲其所挽不能
決起鎮岑倅金君友淹持酒至因醉不得發
二十五日戊子陰晴夕到沙溪宅則先生固無恙
扶餘侍坐矣夜陪先生宿
二十六日己丑雪辭先生別扶餘晚投安川金郎
自鍊家金妻卽出見而甚喜

竹窓時
任礪山

二十七日庚寅晴夕投礪山與主倅同宿衙軒
十二月初五日戊戌陰自沃家書至乃亡子婦訃
告書也聞來驚慟不勝殘忍
初六日己亥晴別主倅發行秣馬于恩津酒幕夕
到安川昏雨雪大作
初八日辛丑大風寒早發秣馬于馬本浦夕到弓
峴哭入殯所撫柩而慟舉家號哭相對出就新造
家查頓進以粥又勸以酒蓋爲日寒也小飲而辭
初九日壬寅晴金查使其子璫往卜葬日則以今
二十八日爲吉云其間日子不多凡事甚窘可慮

十一日甲辰晴仍朝奠成服發向馬巖歷謁先塋且臨亡子墳良久坐夕到時燹家

二十八日辛酉晴朝下棺築灰午後題主夕返魂因榮姪家持奠奴得見朴甥及姊氏書則朴甥以二十一日政除得咸悅云可喜

二十九日壬戌晴食後成墳查頓亦歸吾與默兒因畱山所

戊辰正月初一日癸亥陰晴自前月葬子婦後仍畱先塋下而以犯染不得叅祭曉起與默兒俱謁先墓而還下歷拜圭菴祖墓又拜曾祖墓而到砥平

家謁祠堂

二月初八日庚子陰晴今日食素蓋第三兄亡日也噫壬午此日逝而配金嫂氏卽哀毀不食而亦歿於癸未十月則先府君之促壽蓋以此也吾常慟之豈意吾身又見去年事也悲哉悲哉

十四日丙午晴今日乃室人生辰也今歲首推命於金季涵則云今年身數空且上半有厄宜於生日讀度厄經則可以無患余欲依爲之而當身掉頭不願曰吾自先母時熟知巫祝之誕妄久矣且歿生有命豈可以讀經而或免哉終拒絕之此言

則亦吾所不及非閨房所到也

三月二十三日甲申晴夜來氣甚不平終日不出
二十五日丙戌晴昨郭吉叟喪其女而余之苦痛
異乎前不得往問今日始往慰晚還家方痛烈妻
家送酒饌而不能食

二十六日丁亥晴

二十七日戊子晴

二十八日己丑晴

和李子修詩乙丑四月二十日

曉起聞神鵲書來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嘗聞

梅月堂前水道峰山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願謝塵紛

寄默烈等書丁卯正月二十四日

國家事夫復何言奴賊數萬圍守義州以今十三日
已爲陷城先鋒已入定州獨龍川倅李希謩據山城
與賊三合而皆却之云 國事至此遑念他哉汝妹
之雲山雖歿無可奈何汝兄之至今不歸貽父母憂
者亦何哉可恨可慮吾則 王事急矣不可徘徊於
家鄉自此直向京城而家無牛馬健奴何以能轉避
耶汝曹相議共入俗離則三家可得相濟耶此則賊
兵將渡漢江後事也當此軍行之日不可在大路傍

姑避牛頭未金漢景村觀勢漸移可也幸與隣近諸
長老稟議善處俾無弊事且此去書冊極可愛惜及
其未亂僻藏深村民家以爲事定後還推之地似妙
吾當勤 王國不亡則吾不死勿以吾爲念惟奉汝
母是汝曹憂也須百分勉焉入山後若聞 大駕來
住公山兄弟中一人出來尋我爲可且聞 朝廷以
沙溪爲號召使使集義旅以赴勤 王則爲儒者亦
不可不應處置家屬後兄弟中一人亦與儕輩從事
于沙溪幕下可也如無肯從者往與宋浚吉偕之亦
可汝兄若及出來直到 行在兼護吾身事傳喻爲

可諸友前忙未修書以此書布告爲妙餘何能盡

又丁卯二月二十二日

亂離瘼矣吾家骨肉各在東西不知歿於何所然汝
勿以世亂怠於學必守朝聞夕歿之訓可也若能篤
信不失終有成就汝父歿無憾矣

又丁卯三月初五日

不能忘之中得見汝曹書審保無恙足慰老父客中
惡懷吾亦依保無他幸也頃因成石寄送一書得見
否 朝廷與虜和 國家之羞辱不可言汝兄迄無
消息云雖慮奈何曾聞雲山之凶聞深自痛歎後見

戰亡守令置簿則名不在其中稍自慰解汝曹勿以
亂離或怠學業以副朝聞道夕成可之聖訓爲可此
外何言只此不多及

答安士彥書

丙寅閏六月

日

嘗以同時爲幸而每有地遠之歎今者進住孔邇竟
值巧違悵然而退同志之一見亦有數耶因江陰仰
審所患快已是則可慰某與江陰偕還何當奉晤耶
在近相違遠而後圖不亦難乎然神交已久豈以不
面情義有損也

又

丁卯三月初八日

國事罔測言之痛哭羞辱之極萬古難雪只恨吾死
不早以致此事及耳徒憤慨無益則欲決意入山以
終餘年卽當還鄉以卜藏身之地然後擬進兄所展
此衷曲而何可必也

與李師魯書

丁卯三月初八日

別後戀思可言春和此時伏惟兄起居百福弟依保
客中飢腸餘無足道者賊報則毛兵埋伏於青龍山
城大敗賊兵且聞 天兵大舉征遼云喜則喜矣平
山賊退亦未詳知則遠聞何可信也賊又遣姜賊與
胡差十三人來曰必去 天啓年號然後和事可成

不然則還歸 王弟直進都城云可痛可痛若 朝
廷力弱不得不從弟之去就決矣蹈則何水非東海
登則何嶺非西山吾志則如是而已未知兄以爲如
何且中欲辦山中消日之資前告擊蒙要訣及東還
封事印數件粧送如何餘燈下不具

睡翁先生日記卷之一

